

doi:10.3969/j.issn.1672-4348.2015.02.006

福建晋江闽南话的被动句

林天送

(福建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, 福建 福州 350118)

摘要: 晋江话有五个被动标记“乞、度、传、与、献”。与其他闽南方言不同的是,“乞”既能用于长被动句,也能用于短被动句。“乞”被动句的VP在体标记、补语、动宾、否定等方面与普通话有一些差异,而语义与普通话的“被”相似。其他四个被动标记只能用于短被动句。“度”、“与”是方言变体,时间层次早于“乞”。“与”没有漳州、厦门的双宾用法。“献”能用于双宾和被动。

关键词: 闽南话; 晋江; 被动标记; 历史层次; 方言比较

中图分类号: H177.2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2-4348(2015)02-0131-07

Passive sentences in Jinjiang Minnan (Southern Fujian) dialect

Lin Tiansong

(School of Humanities,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Fuzhou 350118, China)

Abstract: Jinjiang Minnan (Southern Fujian) dialect is characterized by five passive markers 乞 khi?, 度 thɔ, 传 tɿ, 与 hɔ, 献 hāi. 乞 khi? can both be used in long passive sentences and short passive sentences,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Minnan dialects in southern Fujian. 乞 khi? is similar in meaning to Mandarin 被 bei, but is different in aspect markers, complement, dative and negation in VP of passive sentences. The other four markers can only be applied in short passive sentences. 度 thɔ and 与 hɔ, which are more ancient than 乞 khi?, are dialectal variables. 与 hɔ of Jinjiang Minnan dialect lacks of dative compared to that of Xiamen and Zhangzhou city, whereas 献 hāi can be used in passive and dative.

Keywords: Minnan (Southern Fujian) dialect; Jinjiang; passive marker; historical stratum; comparative dialectology

晋江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东南部,方言归属闽语闽南方言北片。

被动句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,狭义指有形式标记的被动句,广义则还包括无形式标记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。有标记被动式的格式为:NP1 + M + (NP2) + VP。M为被动标记。施事NP2出现,称为“长被动句”(例如:他被公司辞退了),否则则为“短被动句”(例如:他被辞退了)^{[1]166}。

本文只考察晋江话的有标记被动句。晋江话

的被动标记有五个:乞、度、与、传、献,它们都由表示“给予”义的动词语法化而来。以往人们认为,闽南话的被动句必须出现施事。我们发现,晋江话的五个被动标记都能出现于长被动句中,但“乞”还能出现于短被动句。

晋江话最常用的被动标记是“乞”和“度”,其他三个被动标记较少使用,下面我们着重分析“乞”和“度”。本文的晋江话例句来自笔者录制的晋江话会话。

收稿日期: 2014-12-15

基金项目: 福建工程学院科研启动基金项目(GY-S14008)

作者简介: 林天送(1981-),男(汉),福建晋江人,讲师,博士,研究方向:汉语方言语法。

一、乞

(一) 本字和其他功能

“乞”在晋江话中有三种读音:[khit⁵]、[khi⁴¹]和[khiʔ⁵]。[khit⁵]用于“乞食”(乞丐)、“乞某”(讨老婆)。其他两种读法均用于被动句。晋江话的“去”也读为[khi⁴¹]。其他闽方言

表 1 闽语“乞”和“去”的读音比较
Tab.1 Phonetic comparison between “乞” and “去”

方言点	闽语分区	闽南			莆仙	闽东	闽中	闽北	雷琼
		晋江	泉州	揭阳	莆田	福州	沙县	石陂	海康
乞		khi ⁴¹	khi ⁴¹	kheʔ ²	kɔʔ ²¹	khøyʔ ²³	khɿ ²¹	khɿ ²¹³	khi ²¹
去		khi ⁴¹	khui ⁴¹	khui ²¹³	khy ⁴²	khɔ ²¹²	kho ²⁴	khɔ ³³	khɔ ²¹

福建省的闽南话中,龙岩的“分”、厦门漳州的“与”,均兼表给予和被动,只有泉州使用“乞”,“乞”只表示被动。

很多汉语方言的“给予”义动词兼表被动^{[2]47}。就闽语看,“乞”表示被动,在闽语各区均有分布(据张双庆主持的“中国五省区与东南亚闽方言的调查及综合研究”的语法调查表),在使用“乞”被动标记的闽方言中,“乞”一般也表示“给予”。现代泉州和晋江闽南话的“乞”不能表示“给予”。广东的潮汕地区的揭阳闽南话也用“乞”表被动,揭阳话的“乞”还可以表示“给予”和使役(表示允许),例如^{[3]190}:

- (1)我乞伊粒球。(我给他一个球)
- (2)我买粒球乞伊。(我买了一个球给他)
- (3)我乞伊去拍球。(我让他去打球)

明代闽南戏文使用“乞”表示被动和“给予”^{[4]164}。因此,潮汕闽南话可能保留了更早期的情况。泉州、晋江表示“给予”和使役,一般使用“度”(或“与、传、献”)。

(二) 句法结构

“乞”构成的被动句中,NP1 和 NP2 的构成和句法表现同普通话的“被”字句相同,下面我们主要看 VP 与普通话不同的一些表现。

1. 体标记

“V+去”在晋江话表示完成体,“V+嘞”为持续体。它们均可以用于“乞”被动句。例如:

- (4)苹果乞我食去。(苹果被我吃了)
- (5)乞警察包嘞。(被警察围住)

“去”用于被动句,除了作为体标记外,有时

点的“去”和“乞”不同音,下面是“乞”和“去”在一些闽方言点的读音比较(见表 1):

通过方言比较,可知晋江、泉州的被动标记本字为“乞”,而不是“去”。语法化过程经常会伴随语音的弱化和脱落。晋江话的“乞”还可读[khit⁵],因此[khi⁴¹]是发生了*it→iʔ→i。

也用为补语,两者有区别。用为体标记,句末常可以加“嘞”,表示的是动作的实现。用作补语,句末通常不可以加“嘞”,VP 前常有情态词。例如:

(6)肮脏解乞土□[saʔ⁵]去。(脏东西会被土吸掉)

例(6)中使用了情态词“解”,句末不能使用“嘞”,因此“去”是补语。

经历体出现于被动句,肯定形式与否定、疑问形式有别。肯定式一般使用“八/有+乞+V+着”格式。

(7)伊有乞车撞着。(他曾经被车撞过)
没有“八”或“有”的“V+着”也可以表示经历体,但是用于被动句会有歧义。例如:

- (8)伊乞车撞着。
- 意义 1:他被车撞过。
- 意义 2:他被车撞了。

例(8)中,表示意义 1 时,“着”为经历体标记。表示意义 2 时,“着”为表示完成的动相补语。这种句子要表示哪种意义,根据语境而定。单说倾向于将“着”理解为动相补语(意义 2),所以表历时,“乞”被动句中一般不单纯使用“V+着”,而要出现“有”或“八”。

在疑问句和否定句中,“乞”前必须出现标志,这时也倾向于使用“八”。例如:

- (9)汝八乞恁老母拍着呢?(你有没有被你妈妈打过?)
- (10)我唔八乞蛇咬着。(我没有被蛇咬过)
- (11)我无乞车撞着。(我没被车撞到/?? 我没被车撞过)

例(11)中的“着”倾向于理解为补语。

2. 补语

晋江话的 VP 可以使用两种重叠结构,一是动词重叠带趋向补语,一是程度补语重叠。两者皆表示“悉数”。例如:

(12) 怀其松仔乞我挫挫起来。(那些小松树全部被我砍掉)

(13) 家私头乞贼搬了了去。(家具全被贼偷走了)

(14) 归乡里乞依占甲澈澈去唠。(整个村庄全部被人占了)

例(12)是动词重叠接补语,如果没有补语则句子不成立。例(13)是动词后的补语重叠。补语重叠的句子,动词与补语之间可以插入结构助词“甲”[aʔ⁵],如例(14)。

3. 动宾

汉语被动句的一个特征是允许“非直接被动句”^{[3]197}。“非直接被动句”的结构为:NP1 + M (+ NP2) + VP + NP3,其中受事 NP1 在话题位置,称为“移动宾语”,NP3 称为“保留宾语”。

晋江话的非直接被动句中,“移动宾语”和“保留宾语”可以分别是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、领有者-被领有物关系、部分-整体关系。例如:

(15) 笔乞我送度学生。(笔被我送给学生)

(16) 伊乞踢着腹肚。(他被提到肚子)

(17) 钱乞偷三百去。(钱被偷了三百)

这三种关系普通话也有。普通话还允许其他关系^{[3]198}。例如:

(18) 花被我浇了水。(普通话)

(19) 那块肉被我炒了青菜。(普通话)

(20) 那些棉花被我们装了麻袋。(普通话)

同样的结构,晋江话不能成立。这些句子可以改成其他说法。例(18)的一个近似说法是(21),意义上有所改变,表示浇花是不应该的。例(19)(20)则一般使用连动结构表示。例如:

(21) 花乞我沃着水。

(22) 迄块肉乞我斫去炒菜。(那块肉被我砍去炒菜)

(23) 怀其棉仔乞阮入入去布袋嘞。(那些棉花被我们装入布袋里)

注意例(23)的“入入去”不是动词重叠,而是“入/入去”:第一个“入”是动词,意为“装”,其后的“入去”意为“进去”。

4. 否定

否定“乞”被动句时,使用否定词“袂”或“无”,两者位置不同。

否定词“袂”只能出现在“乞”之前,表示认识情态“不会”。例如:

(24) 袂乞土□[saʔ⁵]去。(不会被土吸收)

否定词“无”能够出现在“乞”前,也能出现在“乞”后。例如:

(25) 无乞我看着。(没被我看见)

(26) 后过我撮其若乞无入数,□[ia³³]我唔煞通赚钱。(以后我这些如果没有入账,那么我岂不是赚钱)

例(25)的“无”在“乞”之前。例(26)说话情景是“说话人收钱,然后由受话人记账”,说话人担心自己收的钱没有被受话人入账。“我撮其”是谓语动词“入数”(入账)的受事,“入数”的施事(即受话人)省略。

如果 VP 是动补结构,则“无”可以出现在“乞”之前,也可以出现在动补之间。以结果补语为例:

(27)a. 鸡仔乞狗咬无着。

b. 鸡仔无乞狗咬着。

(28) *鸡仔乞狗无咬着。

例(27)中,a句“无”在动补之间,否定的辖域是补语“着”,意义是“狗实施了咬小鸡的动作,但没咬着”。b句“无”在动补之前,否定的辖域是“咬着”,句子有歧义,一个意义和a句相同,另一个意义则“狗没有实施咬小鸡的动作”。当“无”出现在动补之前时,“乞 + NP2”只能出现在“无”后,像例(28)那样出现在动补结构“咬着”之前,句子就不合法。

(三) 长被动句和短被动句

上面说过,晋江话“乞”构成的被动句可以是长被动句,也可以是短被动句。例如:

(29) 我偷食乞伊看见。(我偷吃被他看见)

(30) 我乞踢着一下。(我被踢了一下)

例(29)为长被动句,“乞”后有施事“伊”。例(30)为短被动句,“乞”后没有出现施事。

晋江话的“乞”被动句允许短被动句,这一点和其他闽南方言的被动句的表现不同。李如龙指出,泉州话的有标记被动句,被动标记后一定要带着宾语^[125]。Xu Hui-ling 也认为,揭阳话的“乞”被动句一定要带有施事^[193]。如果施事无定,则

要在“乞”后加上“依”,例如:

(31)a. *伊乞踢一下。

b. 伊乞依踢一下。(他被人踢了一下)

周长楫指出,厦门话的“与”用于被动句,施事也不能省略,如果施事无定,也在“与”后加上“依”,“与依”一般以合音形式[hɔŋ⁶]出现,其合音过程为:“hɔ⁶ + laŋ⁶ → hɔŋ⁶”。^[6]他将“hɔŋ⁶”写作“互ŋ”,例如:

(32)草埔无互ŋ踏否。(草坪没被踩坏)

周长楫认为,“互ŋ”是由“互ŋ人”进一步虚化成为纯粹表示被动标记的助词,不再需要出现施事。^[6]

晋江话的“乞”被动句施事无定时,也可以使用“乞依”。例如:

(33)安呢解乞依笑。(这样会被人笑)

但是这样的句子如果省略“依”,直接说成“乞+VP”,句子就不成立。因此,“乞”短被动句不是由“乞依”省略“依”而来。

有些短被动句“乞”后的施事可以补出来。例如:

(34)往过钱较大圆,一箍银,两箍银过共伊贴出来,我说我缘题八箍啦,啥八箍若煞无看见啊?伊说啊,乞乞迄其老菜姑搯甲澈澈倒去唠。伊无共汝报去若有啊。(以前的钱比较值钱,一块钱,两块钱都要贴出来,我说我捐了八块啊,怎么八块没看到贴出来啊?他说啊,全被那个老尼姑拿回去了,她没将你捐的钱报上来,怎么会贴呢)

(35)倩菜姑,香烛度伊卖,一个月原在着乞搯五七百去。(请尼姑,香烛让她卖,每个月还是需要被拿走五七百块)

例(34)(35)出自同一个对话中,说话人谈论村庙聘请尼姑发生的事情(晋江话称尼姑为“菜姑”)。例(34)使用长被动句(其中的“乞乞”为话语重复),例(35)使用短被动句。两相比较,可以看出例(35)是“乞”后省略了“菜姑”。

有些“乞”短被动句难以补出施事,这时要么无法确定,要么属于次要信息。例如:

(36)面……便若乞煮变糊去就袂食得。(面……一旦被煮糊了就不能吃)

(37)过唔啊是袂晓得,惊啊乞伤身,则一直嘞说汝去找阮师父哦,啊煞乞依听见。(都是因为不懂,怕被伤身,才一直说你去我的师父吧,

却被人听见)

例(36)谈论的是“煮面”,由于煮面的人不是说话人关注的重点,因此施事不说出。例(37)谈论“法师做法事”,该例使用两个被动句,前一个被动句“乞伤身”,受事承前省,按照常识,“伤身”的施事是鬼,可能属于禁忌,不便说出。后一个被动句使用“乞依”。

还要指出的是,“乞”用于短被动句,要求VP为复杂性结构。上面揭阳话的例(31a),晋江话也不能说,说成短被动句要改为:

(38)伊乞踢着一下。(他被踢了一下)

例(38)的“踢”后面有补语“着”,句子才能成立。

其他闽南方言点不允许短被动句,因此我们认为,晋江话的“乞”短被动句不是固有的,是一种创新。

(四) 语义

普通话的被字句表示的语义一向有所争议。最有影响力的是王力的“不如意说”:“被动式所叙述,若对主语而言,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,如受祸、受欺骗、受损害,或引起不利的结果等。”^{7[88]}

邵敬敏、赵春利认为普通话的“被”是“凸显动作行为所影响对象的语用标记”^[8]他们的论据有三点:第一,对于无生命的东西,不存在如意不如意的问題,如“树被风刮倒了”。第二,被字句也可以用于表示积极意义的事,如“张艺谋被评为2004年度最佳导演”。第三,被字句的主语必须出现,“被”字宾语可以不出现。

回到晋江话的“乞”被动句。第一点晋江话符合。关于第二点,晋江话的“乞”被动句也能表示积极意义。揭阳话的“乞”被动句也可以用于表示积极意义的句子,Xu Hui-ling认为是受到普通话的影响,例如^{[3]196}:

(39)伊乞老师选作班长。(他被老师选为班长)

(40)昨暝乞依请去食桌。(昨天晚上被人请去吃喜酒)

这样的句子在晋江话也成立。不过像“张艺谋被评为2004年度最佳导演”这种承赐型被动句^[9],一般要求出现施事。

关于第三点,如上所述,晋江话允许短被动句,所以也成立。因此我们将晋江话的“乞”也视

为语用标记。

二、“度”和“传”

(一) 本字与用法

“度”读[thɔ⁴¹]。李如龙曾认为本字为“予”^{[4]163},后认为本字为“度”^{[5]124}。林宝卿为泉州的“度”[thɔ⁴¹]和漳、厦的“与”[hɔ⁴¹]建立联系,认为泉州话是早期语音的保留,厦门话则发生了th>h的语音演变^[10]。

梅祖麟则认为,“与”在闽南话的演变过程为:*glagx>*gagx>*ɣɔ>hɔ^{[11]165}。梅祖麟没有谈及泉州话的“度”。林宝卿先说明以母泉州白读为th,再根据端母演变为以母,得出两者有联系。她举的以母泉州读th的证据之一是意为“杀”的[thai²],认为其本字为“夷”。邓晓华、王士元指出,闽语的“杀”是南岛语底层,无所谓本字^{[12]165-167}。那么用“杀”作为证据似乎就不成立。覃远雄指出,古以母字壮语的汉语介词可读h声母,桂南平话、粤语中也有不少今读h声母^[13]。如此,则以母读h可能是南方汉语的一个特征,再由上古以母和透定母谐声^{[4]163},也可建立起“度”和“与”的联系。因此,我们也认为泉州话的“度”和厦门话的“与”是方言变体。

“度”与“与”的联系,在文献里也有所反映。晚唐文献中有两者连用的例子:

(41) 遂度与天使弓箭。(《敦煌便文集·韩擒虎话本》)^{[11]168}

(42) 鸳鸯绣出从君看,莫把金针度与人。(《五灯会元·护国之禅师》)^{[5]124}

我们在闽南戏剧文献中也检出一句两者连用(“与”写作“予”):

(43) 慢者乎,引公你说只话,度予边头打算下。(《泉州传统戏剧丛书·朱买臣》第六出)^[14]

“传”读[tɿ²⁴],声调有些地方读降调41。李如龙已经论证,其本字为“传”^{[4]162}。“度”和“传”的用法相同。下面句子中的“度”都可以换成“传”(使用“传”语气较为生硬。“度”和“传”的选用看来与个人喜好有关。一个趋势是“传”用得越来越少,正在被“度”取代):

第一,作为词汇动词“给”,能用于双宾式,其前也可以是动宾短语。例如:

(44) 我两卷册度汝。(我两本书给你)

(45) 我度伊两卷册。(我给他两本书)

(46) 我骂一顿度伊。(我来骂他一顿)

第二,用作使役动词,表示致使、容忍、任凭等。例如:

(47) 我写度汝看。(写给你看)

(48) 度我等归半日。(让你等了半天)

(49) 唔度汝入去。(不让你进去)

(50) 度伊去说,袂要紧。(让他说去,不要紧)

第三,与“伊”构成“度伊”构式,表示处置。这种格式中,动词要带补语,“度伊”放在动词和补语之间。例如:

(51) 即只狗拍度伊死。(把这条狗打死)

(52) 菜食度伊了。(把菜吃完)

(53) 衫裤曝度伊焦。(把衣服晒干)^{[5]123}

其中的“伊”不具有指称作用。

第四,与“我”构成“度我”,用于命令句。例如:

(54) 饭度我食食嘞。(给我赶快把饭吃掉)

这种句子中的“度”也可使用“共”代替。

第五,用于被动句,引进动作的施事。例如:

(55) 偷食度侬看着。(偷吃被人看到)

下面我们来看“度”与“乞”的不同。

(二) “度”与“乞”的区别

现代晋江话中,“度”一身兼五职,“乞”只能表示被动。如果现代潮州话的“乞”的用法反映了较早期的闽南话的情况,则可以推论,泉州话的“乞”早期也可以表示“给予”、使役、处置等,后来这些功能陆续被“度”所取代。

那么,“乞”的被动用法为什么没有一并被取代?通过比较发现,现代晋江话的“乞”和其他被动标记形成一定的分工。这或许是被标记“乞”得以保留的原因。

第一,“乞”能用于短被动句,“度”不行。前面我们已经举了“乞”用于短被动的句子,又如:

(56) 手机参录像机过乞敲破。(手机和录像机都被敲破)

如果将这种句子中的“乞”换成“度”,句子就不合法。

第二,有些“乞”被动句换成“度”,句子会有歧义。容易产生歧义的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VP为连动式,一种是VP为动补结构。

先看连动式。例如:

(57) 牛乞伊借去犁地。(牛被他借去犁地)

(58)a. 牛度伊借去犁地,犹未牵来。

b. 牛度伊借去犁地,无伊后摆唔物件借汝。

例(57)的VP为连动式,其中的“乞”表被动。将(57)的“乞”换成“度”,说成(58),根据语境,(58)可能有两种意义:a句表示被动,意义是“牛被他借去犁地,还没还回来”。b句则是说话人对听话人的劝告,“牛让他借去犁地,不然以后他不会借东西给你”,这里的“度”表使役。

第二种情况,VP为动补结构的“度”字句,根据语境可能表示已然或未然,例如下面这句话有歧义:

(59)怀其松仔度我挫挫起来。

意义1:那些松树被我全部砍掉。

意义2:给我把那些松树全部砍掉。

表示意义1时,句子为已然,“那些松树”是受事,“我”是施事,“度”表示被动。表示意义2时,句子为未然,其中的“度我”表示命令。有些句子只能表示已然,这时就不会有歧义。例如:

(60)家私头乞贼搬了了去。(家具全部被贼偷走)

例(60)只能表示已然,“贼”是施事,“家私头”是受事,将其中的“乞”换成“度”,句子依然只能表示被动。

第三,我们在前面提到,与普通话相同,“乞”被动句也能表示积极意义,这样的句子有些不能使用“度”替换。例如:

(61)伊{乞/*度}老师选作班长。(他被老师选为班长)

(62)昨暗{乞/度}侬请去食桌。(昨天晚上被人请去吃喜酒)

例(61)只能使用“乞”。其他表示积极意义的被动句,则也可以使用“度”,如例(62)。

除了这三种情况外,“乞”被动句都能使用“度”替换。能用“度”的被动句,“度”都能说成“乞度”,“乞度”连用的存在也表明两者处于竞争之中。

从历史上说,“度”更古远。“乞”从中古到近代都说,有些官话说成“吃”。

三、其他被动标记

(一) 与

“与”读[hɔ⁴¹]。这个字还有三种写法:“互”、“予”、“护”。林宝卿、梅祖麟都认为本字

是“与”^[10-11]。

梅祖麟将闽南话的“与”和《祖堂集》、《敦煌便文集》中的“与”用法进行比较,认为它属于闽语的晚唐层次^{[11]171}。根据江蓝生,先秦文献中给予动词“与”已经可以表示使役和被动(表示被动的用例比较少见)^{[15]228}。看来,闽南话“与”的时代要更早。

总体上,晋江话的“与”使用得不多,“不够地道,是外路口音”^{[4]162}。这与其他闽南话形成鲜明对比。

厦门、漳州、台湾闽南话中,“与”的用法和晋江话的“度”用法相同,可以用于双宾、致使、处置和被动等,例如:

(63)我与汝一百箍。(我给你一百块)

(64)我送一百箍与汝。(我送一百块给你)

(65)我读与汝听。(我读给你听)

(66)衫裤曝与伊焦。(把衣服晒干)

但是,晋江话中,“与”只能用于使役、处置、被动,不能用于构成双宾。例如:

(67)后生家若有机会,着与伊走出去。(年轻人如果有机会,要让他走出去)

(68)厝里扫与伊清气。(把房间打扫干净)

“与”用于被动句时,厦门话只能组成长被动句。施事无定时,“与”可以与“侬”合音成[hɔŋ⁶],表示的是“被人家……”^[6]。例如:

(69)衫与风吹去。(衣服被风吹走)

(70)册与偷去。(书被人偷走)

晋江话“与”用于被动句,也只能是长被动句,但不能形成合音[hɔŋ⁶]。

(二) 献

“献”读[hài⁴¹]。这个被动标记前人未论及。我们认为,hài⁴¹和另一个表示“给予”的词 hui⁴¹有联系,它们的本字应为“献”。献,山摄开口三等愿韵去声晓母,《广韵》许建切:“进也。”晋江话的山摄部分开口字白读有 ai ~ ui 两个层次,如:莲模硬间棟前。这些字厦门漳州白读一般只有 ai 的层次。

hài⁴¹与 hui⁴¹有所分工:hui⁴¹限于“红白喜事赠送物品”,hài 则可用于一般性的给予,与“度、传”同义。hui⁴¹不能表示被动,hài⁴¹则可用于表示被动(但是没有在晋江全境使用)。洪波、赵茗认为,汉语史上“赐”不能表示被动,原因是其词汇意义包含“强烈的敬体色彩”^{[16]41}。这可以解释

hūi⁴¹为何不能表示被动。

献[hāi⁴¹]用于双宾和被动,不能用于使役和处置式。例如:

(71) 即卷册献汝。(这本书给你)

(72) 我献伊一张门票。(我给他一张门票)

(73) 偷挽龙眼献伊看着,汝就解夭寿。(偷摘龙眼被他看到,你就会完蛋)

四、结语

晋江话有五个被动标记“乞、度、传、与、献”。前人一般认为,闽南方言的被动句没有短被动句,但是晋江话的“乞”既能用于长被动句,也能用于短被动句。我们还讨论了“乞”被动句的VP的构成。通过与普通话的“被”比较,发现“乞”的语法

意义跟普通话的“被”基本相同。

其他四个被动标记都不能用于短被动句。现代晋江话的“度”一身兼五职,这和“乞”只能用于被动句形成鲜明对比。根据现代潮州话的情况,“乞”曾经应该也具有现代“度”的各种语法功能。除了作为被动标记外,“乞”的其余功能到现代都被“度”取代。我们认为“乞”的被动标记功能没有被“度”取代的原因是两者在表示被动上具有一定的分工。

其余三个被动标记中,“传”与“度”的使用最为接近,不过用得不如“度”多。“与”属于外来层次。“献”未见于前人论述,我们指出它也有表示被动的功能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邓思颖.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[M]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3.
- [2] 周士宏. 汉语被动标记的类型学考察[J]. 汉语学报,2005(3):45-50.
- [3] Xu Hui-ling. Aspects of Chaozhou Grammar: a synchronic description of the Jieyang variety[M]. Hong Kong: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2007.
- [4] 李如龙. 泉州方言“给予”义的动词[C]//李如龙. 方言与音韵论集. 香港: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,1996. 162-166.
- [5] 李如龙. 泉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[C]//张双庆,李如龙. 动词谓语句. 广州:暨南大学出版社,1997:121-135.
- [6] 周长楫. 厦门话的被动句[J]. 厦门大学学报,1993(3):80-85.
- [7] 王力. 中国现代语法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5.
- [8] 邵敬敏,赵春利. “致使把字句”和“省略被字句”及其语用解释[J]. 汉语学习,2005(4):11-18.
- [9] 邢福义. 承赐型“被”字句[J]. 语言研究,2004(1):1-11.
- [10] 林宝卿. 闽南方言若干本字考源[J]. 厦门大学学报,1998(3):95-99.
- [11] 梅祖麟. 闽南话 hō“给予”的本字及其语法功能的来源[C]//何大安,曾志朗. 永远的 POLA:王士元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. 台北: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,2005:163-173.
- [12] 邓晓华,王士元. 中国的语言及方言的分类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9.
- [13] 覃远雄. 平话、粤语与壮语“给”义的词[J]. 民族语文,2007(5):57-62.
- [14]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. 泉州传统戏曲丛书:第四卷[M]. 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0.
- [15] 江蓝生. 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[C]//近代汉语探源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1:221-236.
- [16] 洪波,赵茗. 汉语给予动词的使役化及使役动词的被动介词化[C]//沈家煊,吴福祥,马贝加.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(二)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5:36-52.

(责任编辑:许秀清)